

大智若愚

传道书之（五）7:23-11:6

引言、「第三类智慧」

说到智慧，在基督徒心目中出现的，很可能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智慧，第一种是所谓「**属灵的智慧**」，教你如何天天读经祈祷事奉做见证，然后就在今生有福气在来世有永生之类；第二种是所谓「**属世的智慧**」，教你如何在世界打滚出头向上爬或至少「混口饭吃」。会众在教会「讲台」下听到的自然是「纯一不杂」的「属灵的智慧」，但回到公司学校社区家庭甚至教会「日常」的管理和运作里，实践的自然就是「属世的智慧」。久而久之，这两种智慧在「崇拜讲台」上和「现实生活」里虽然誓不两立，「有你没我」，但是在实际生活上，我们却可以非常巧妙地「安排」它们出现的先后和场合，肯定它们终我们的一生都不会「碰头」，都可以「和平共存」。

事实上，只有极少数的「**傻子**」，才会真心实意将他们在「崇拜讲台」下（或在祖宗遗教和经典里）听到的「智慧」践行在「现实生活」里，然后碰到焦头烂额，像年青时候的摩西和以利亚那样。当然，大家别忘了还有一些「**戏子**」，这些人很懂得「别出心裁」地将「属世的智慧」伪装为「属灵的智慧」，一边在世界上打滚，一边又在「宗教界」身处高位，就像主耶稣基督年代的祭司和法利赛人那样。**【可参见拙作《戏子无义》一文】**

在《传道书》里，传道者既不忍心看见我们太轻率于做「**傻子**」，而**现在**就死在人间的「毒手」底下，又不忍见我们做「**戏子**」，而**将来**死在上帝的审判里头，于是，传道者就教我们学做第三种人——「**智者**」，并传授第三种人所必备的「独门智慧」——「**第三类智慧**」。

所谓「**第三类智慧**」是一种「**立体**」的智慧，它兼及天上与人间，顾及属灵和属世，包容超然及平庸。它既能「定睛于一极」，又可以「游刃于两行」。它的目标至为崇高，它的手法却相当低俗。所以，「伪君子」嫌它不够君子，「真小人」又嫌它未够小人，故而「世界」不能兼容，「教会」不能接受。总之，它不三不四，不伦不类。然而，天下人间，只有它才是「真智慧」，只有它才是能够真正扣紧「一极」和落实「人间」的大智慧。

我今天的讲题名为「**大智若愚**」，大家应该猜到了几分，就是「**第三类智慧**」一定是以某种「**愚蠢**」的面貌出现人前的。这自然没有猜错，不过，对于这个「愚」的概念，大家一定要理解得宽广一些。事实上，圣经语言与中国文化「英雄所见略同」，就是关于「愚」的概念的涵义都十分丰富，知性上的「**愚蠢**」（蠢笨无知）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，此外，还有性情品格上的「**愚顽**」（顽固保守）」和「**愚妄**」（狂妄自大）」，以至信仰和道德上的「**愚奸**」（邪恶乖谬）」等等意思。所以，「大智若愚」就不仅是智慧得来好象有点「蠢」那么简单，而是还有点「**邪气**」、有点「**偏门**」的意思。今天，我会透过解读《传道书》七至十一章接近五章的经文，分列五点告诉大家，究竟甚么是「大智若愚」的「第三类智慧」。

一、大智若顽（肤浅顽固）

^{7:26} 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：她的心是网罗，手是锁炼。凡蒙上帝喜悦的人必能躲避她；有罪的人却被她缠住了。²⁷⁻²⁸ 传道者说：「看哪，一千男子中，我找到一个正直人，但众女子中，没有找到一个。」

看这些说话，若我不告诉你它的「出处」，你一定以为是出自某些极度肤浅和顽固的「教条主义者」或「道德家」的口。骤看，这几句话极尽低贬女性的能事，说她们又「苦」（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），可以指客观上的苦，但更可能指主观上的苦，即由早到晚在「怨自己命苦」然后咒骂全世界之类；又「毒」，是杀人不见血的「男人杀手」（她的心是网罗，手是锁炼。……有罪的人却被她缠住了）、还「恶」（一千男子中，我找到一个正直人，但众女子中，没有找到一个）。总之，可以用得的最坏的形容词，全部都放在「女人」身上了。

这些经文有些针对部分女人（26节），有些针对所有女性（27-28节），但无论如何，都是对女性「大不敬」的话。在今天这个「**妇权抬头**」的社会里，谁还敢说出这些「愚顽话」，不被告上法庭，也必要被骂个体无完肤。我就见过有些大牧师和大学者，曲意回避这三节很可以「惹祸上身」的经文，一是爽性视而不见，绕过不解，一是曲为之说，说这只是作者（所罗门）的「个人意见」，作不得准，甚至是他晚年栽在女人手上之后的「愤激之辞」云云。

但是，大家综观《传道书》，就一定可以肯定传道者的「智商」绝对不可能是这种顽固肤浅的「级数」的，问题是，他为甚么要讲出这样顽固肤浅的说话呢？首先，我们断然不可以学那些大牧师和大学者那样「耍走」这些经文，因为那不是解经，而是「删削」圣经（改经），是极大的罪。对，孤立来看，这些经文确给我们不少困扰，但我们不应「耍走」它们，而是要「正视」它们——就是回到经文的上文下理里，认真细意地寻找作者的**整全意思**。这段「愚顽的话」的**上下文理**是这样的：

^{7:23} 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；我说，要得智慧，智慧却离我远。²⁴ 万事之理，离我甚远，而且最深，谁能测透呢？²⁵ 我转念，一心要知道，要考察，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；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，愚昧为狂妄。……我将这事一一比较，要寻求其理，我心仍要寻找，却未曾找到。²⁹ 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，就是上帝造人原是正直，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。

只要放回文章的脉络里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：第一、整段经文的「主题」断然不是「**男女比较，女人更坏**」，而是「智慧」及「对智慧的追寻及其结论」的问题。第二、传道者完全没有将「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」以及「一千男子中，我找到一个正直人，但众女子中，没有找到一个」等视为他寻找智慧的过程中的「**结论**」，反之，他一再强调他「未曾找到（结论）」。第三、传道者倒是将他的「结论」放在最后——「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，就是上帝造人原是正直，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」之上；非常明显，传道者所要比较的是**上帝与人**，而不是**男人和女人**。他的真正结论是「**上帝总是好的，而人总是坏的**」。

其实，传道者是用很了不起的「**幽默感**」来凸出这个结论，就是所谓「男人好过女人」的

俗见，不只是「五十步笑百步」，而是「九百九十九步笑一千步」，不过是个「笑话」，事实上只要用上帝的尺度量一量，最好的「义人」都不外如是，根本上是「没有一个义人」。这里，传道者提出「**男女比较，女人更坏**」，其实只是一个「陪衬」（「假对比」），让我们更深明白上帝与人的不同这个「真对比」。不过，相当可悲的是，我们的大牧师和大学者，却大多数是最没有幽默感的人——于是，有些就照足字面去「谿落」女性和姊妹，固然可鄙，有些就不敢得罪「女权」而「自我审查」删削经义，也一样可恨。

所谓「大智若顽」，意思是这些智者有大智慧，却故意表现得很「愚顽」（顽固保守，食古不化）的样子，讲些很「笨」的「反话」，目的之一是要试出听的人是否有真智慧——「**属灵的幽默感**」，并据此寻找出「志同道合」的人。所谓「属灵的幽默感」并不是甚么深奥的东西，必需的，是你有一份「**谦卑**」——自甘与说话者一起「**装傻**」一起「玩」。譬如小孩子在玩「家家酒」，拿着明明是假的餐具和食物，玩得很认真「投入」的时候，你却不要以为他们是「傻」的，于是看不过眼，说这杯子是假的、这面包是塑料不能吃的。其实，他们只是「装傻」而已，「真傻」的是毫无幽默感的你！传道者说「**一千男子中，我找到一个正直人，但众女子中，没有找到一个**」，说说而已，你这么看不开干吗？

或者有人会问：传道者为甚么不老实直讲「**上帝总是好的，而人总是坏的**」，而要用「**男女比较，女人更坏**」来作个不三不四又会引起误解的「陪衬」呢？我的答案对于「幽默感」的要求可能更高，就是：

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，就是上帝造人原是很有幽默感的，但他们自己搞成了死心眼。

真正的智者总是「**大智若愚**」的，就是像传道者那样，一面不断强调自己愚昧无知——「**我找不到**」，「**我查不出**」、「**我只知道**」或「**我不知道**」，却同时又是心中有底、胸有成竹的。他们不纠缠于小节，在小事上常常「装蠢」，甚至犯些「小错」，讲些「蠢话」，但在真正的关节处却能够握中要领，稳如泰山。至于他们的相反，即是「**大愚若智**」的人，却是总爱表现自己的「识野」（晓得），于是事无大小都计较到要「正确」到小数点后五个位，可是，对于最关键致命的大是大非，却往往视而不见，一塌糊涂。

二、大智若佞（奸佞奉承）

^{8:1}谁如智慧人呢？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？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，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。²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；既指上帝起誓，理当如此。³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，不要固执行恶【**冒险犯难**】，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。⁴王的话本有权力，谁敢问他说「你做甚么」呢？⁵凡遵守命令的，必不经历祸患；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。

这段经文，若不讲明出处，你会以为是出自「老子」或「韩非」或者某位「醒目人士」（识时务者）的教导，充满「**奉承自保**」的意味。这段经文，传神一点应该译成这样：

谁是「醒目仔」（识时务者）呢？谁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呢？真正「醒目」的人很懂得

装表情，很晓得示人以「和颜悦色」的道理。怎样示人以「和颜悦色」呢？最要紧的是一定要当面服从王上的圣旨呀！你好歹也在上帝面前宣过誓效忠，就更无话可说。王上有甚么不如你意，你千万不要一不高兴掉头就走，不要跟王上过不去，不要以下犯上。因为王上就是王上，他爱怎样就是怎样。他说了的就是圣旨，谁敢问他「你究竟在干甚么」呢？凡服从王上吩咐的，就不会遭遇大麻烦。「醒目仔」就是这样知时知机的。

这样「露骨」的教导，当然「偏门」和「邪气」得很，但我恳请大家老实，这些教训不是很「写实」么？活在人间，有几多「政治」、有几多「人情」，你避得多少呢？真的「读经祈祷事奉做见证」就可以一辈子么？事实上，为了讨得一个可以让你「读经祈祷事奉做见证」的空间，你倒是不得不「醒目」一些，先求得以在这个世界里「生存」。若连「生存」都成问题，还讲甚么「读经祈祷事奉做见证」？传道者说，你总要晓得这是个「甚么世界」：

^{8:10} 我见恶人埋葬，归入坟墓【得好好安葬】；又见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【或译坟墓】，在城中被人忘记。这也是虚空。¹¹ 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刑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。

原来，这是个**善恶颠倒、恶人当道**的世界，「强出头」只会做炮灰，不可能成大事。传道者当然也没有将这种「生存哲学」推到极限、推到第一，认为为了「生存」就可以不择手段和牺牲一切。他更相信善恶颠倒和恶人当道是有极限的，上帝的审判「**终有一天**」会来到，问题是不是「**现在**」。所以，**暂时上讲**，不先求生存而随口说「殉道」，也是很没有智慧的。总之，杀身成仁有时，苟且偷生也有时，为「生」计，就要有一点「大智若佞」的智慧。

坊间颇不少人又以为，这是传道者在「**君主政治**」或「**独裁政体**」底下无可奈何的一种讲法而已，今天是「**民主社会**」啦，就不用讲得这么「灰」了。讲这些话的人，我不知他们真不知还是假不知，就是今天的「**人民**」或「**民意**」或「**舆论**」，可以「恶」成哪个样子？我看好些人就因为怕「**女权**」这种「**民意**」，就把上一段那几节表面低贬女性的经文「**耍走**」，不敢认真对待。大家记得吗？当年，彼拉多也是在「**顺应民意**」的情况下将主耶稣处死的。以前的人活在「**顺应君意**」的阴影下，今天的人活在「**顺应民意**」的阴影下，两者比较，时势其实是一样的艰难凶险，而且，现在还多了一份「**诡异**」，因为在「**民意**」之下，最后你连死在谁的手下也搞不清楚。总之，日光之下，少一些「大智若佞」的智慧，不懂得一点人情世故，变通变通，你都很可能「生存」不了。

三、大智若逸（贪图逸乐）

^{9:7} 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，因为上帝已经悦纳你的作为。⁸ 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，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。⁹ 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，就是上帝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，当同你所爱的妻，快活度日，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分。

这段说话，又是若不讲明出处，大家又会以为一定是出于某个「**享乐主义者**」的口，教你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过一种尽情享受，贪图安逸的人生。传道者之所以会这样说，当然，又有他的上文下理。它的「**上文**」是这样的：

^{9:1} 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，详细考究，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，并他们的作为都在上帝手中；或是爱，或是恨，都在他们的前面，人不能知道。² 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：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；好人，洁净人和不洁净人，献祭的与不献祭的，也是一样。好人如何，罪人也如何；起誓的如何，怕起誓的也如何。³ 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，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，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；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，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。⁴ 与一切活人相连的，那人还有指望，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。⁵ 活着的人知道必死；死了的人毫无所知，也不再得赏赐；他们的名无人纪念。⁶ 他们的爱，他们的恨，他们的嫉妒，早都消灭了。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，他们永不再有分了。

它的「下理」是这样的：

^{9:10} 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；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，没有谋算，没有知识，也没有智慧。¹¹ 我又转念：见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；力战的未必得胜；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；明哲的未必得资财；灵巧的未必得喜悦。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。¹² 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。鱼被恶网圈住，鸟被网罗捉住，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，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。

传道者表面上教我们贪图安逸，「享受现在」，内里的原因，是人生世上，日光上下、生前死后都有太多「讲不清楚」、「查不明白」、「不能知道」的事情。日光之下见到的光怪陆离的人情世态，我们不能明白，日光之上的神秘莫测的上帝旨意，我们也不能明白，若我们事无大小都要去「讲清楚」、「查明白」才肯罢休，那我们就注定一辈子都痛苦不堪，甚至会对上帝产生怀疑和怨恨，严重破坏我们的信心。所以，传道者告诫我们，做人应该「安份」——凡事「尽了人事」就算数了，至于成败得失，褒贬毁誉，最后都交由上帝定夺，自己也就不要再粗心，有空倒不如去「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」了。

明白到这是个甚么世界，明白到自己不过是人，明白到上帝总有祂的时候和计划，明白到好多事情「勉强无益」，然后就去「放松放松」，「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」，这就是「大智若逸」，是建基于洞透世情的「大智」而生出的一种「逸乐心态」。不过，这与基于「无知」而沉迷追逐于人间享乐的那种「逸乐心态」完全不同，绝不可同日而语。

四、大智若鄙（粗鄙庸俗）

^{10:19} 设摆筵席是为喜笑。酒能使人快活；钱能叫万事应心。²⁰ 你不可咒诅君王，也不可心怀此念；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。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，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。

这里，传道者非常（甚至过分）老实，说了一句我们个个「心里相信」但「口里不承认」的至理名言——「钱能叫万事应心」，还提醒你不要「憎人富贵」，不要讲财主闲话，因为财主的势力非同小可，是你万万得罪不得的。同样，这番说话若不说明出处，大家就会以为一定

是出自一个贪财好利的「卑鄙小人」的口吻。当然，相当一些毫无幽默感的「解经家」，看见这样「粗鄙庸俗」的话，就心里非常「不安」，于是又想千方百计将它们「要走」，甚至认为这是「外人」加入圣经原文里的。这些「解经家」一面「解经」一面「改经」，其实应该叫做「**改经家**」。

其实，金钱的势力有多大，大家不是天真到不知道吧？——教会一朝到晚讲「属灵」，但大家心清眼利，怎么不看得出：「三军未动，粮草先行」，样样都要讲「钱」，样样都无钱不行么？我就听过太多的「见证」，都是与钱（或所谓「奉献」）有关的，上帝真不知在甚么时候变成了专司「教会财务」的「财神」？甚至时至今日，许多挂着「基督教」招牌的机构，门口都同时挂上捐钱给它们的「赛 x 会」或「x x 财团基金」的招牌，这样，他们的牧师们还可以「**咒诅富户**」么？当然不可以。总之，「钱」的势力之大，渗透力之强，自古已然，只是今天更甚。事实上，传道者只是「老实」，他只是「如实」地讲出「有钱大晒」的人间真相，叫弟兄姊妹在践行真理时不要天真，要知进知退。大家且看看这段教训的「上文」：

^{10:8} 挖陷坑的，自己必掉在其中；拆墙垣的，必为蛇所咬。⁹ 凿开石头的，必受损伤；劈开木头的，必遭危险。¹⁰ 铁器钝了，若不将刃磨快，就必多费气力；但得智慧指教，便有益处。¹¹ 未行法术以先，蛇若咬人，后行法术也是无益。

这段话里，传道者非常生动传神地告诉我们：「一定要认定现今是甚么时势，自己在甚么环境，不要冒险犯难，不要与世界硬拼，不要『自掘坟墓』（挖陷坑的，自己必掉在其中）、不要『身陷险境』（拆墙垣的，必为蛇所咬）、不要『以卵击石』（凿开石头的，必受损伤，劈开木头的，必遭危险），总而言之，不要不自量力自取灭亡！」所谓「未行法术以先，蛇若咬人，后行法术也是无益」，看似费解，其实只是说这个世界「**烂局已成**」，连「神仙」（行法术）都难救，你就不要不自量力，去死干硬拼了。再看看这段教训的另一个「上文」：

^{10:16} 邦国啊，你的王若是孩童，你的群臣早晨宴乐，你就有祸了！¹⁷ 邦国啊，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，你的群臣按时吃喝，为要补力，不为酒醉，你就有福了！¹⁸ 因人懒惰，房顶塌下；因人手懒，房屋滴漏。

有好些「饱食无忧」的人总喜欢很「静态」地将这些经文解成甚么「治国箴言」，譬如说甚么「一个国家若然君臣上下努力工作，不过度追求奢华享乐，则那个国家就必安定富强」云云。谁不知道？这些都是毫无「幽默感」的所谓释经。其实，传道者说的只是一个「**如果**」而已，言下之意，是「系就好嘞」（是就好了），再言下之意，是「君臣上下努力，不贪求奢华享乐」的情况其实是世间罕有的「**理想**」，再再言下之意，就是「**设摆筵席是为喜笑。酒能使人快活；钱能叫万事应心**」才是「常态」，即是国家君臣上下，一片歌舞升平、奢华宴乐、唯利是图、贪污枉法——才是「**政治现实**」呀！

传道者实在是一片苦心，要我们明白「这是个甚么世界」，明白「钱」对绝大多数人的「魔力」究竟有多大。这不是叫我们与世人一般追求财利，只是要你知道，你自己「清高」，却不要以为人人都像你这么「清高」，「曲高必然和寡」，有时候，为了「生存」，你的「曲子」就不能唱得太高，至少不能唱得太响，要小心「**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，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**」，有人打你小报告。动不动就得罪权贵，那你就肯定没有「好日子」过了。

五、大智若狡（投机狡诈）

^{11:1} 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，因为日久必能得着。² 你要分给七人，或分给八人，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甚么灾祸临到地上。……⁶ 早晨要撒你的种，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；或是早撒的，或是晚撒的，或是两样都好。

这里，传道者更加教我们「**投机取巧**」——「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……你要分给七人，或分给八人」，意思是要你趁着自己「好境」的时候，尽用你的「本钱」去「广行施舍」，好待将来自己「不济落难」的时候会「有好报」。因为人总有「三衰六旺」，所以一定要「未雨绸缪」，「早晨要撒你的种，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」，意思是要做「多方向投资」，为将来做好各种打算，以防各种不测。这样的说话「俗不可耐」，若不讲明出处，大家一定会以为是「索罗斯」或「巴菲特」之类的「股票炒家」所说的话。

奇怪的是，对于这样教人「投机取巧」的教训，大多数的牧师与学者却并不反感。我猜想主要的原因是「**资本主义**」其实一早就「攻陷」了基督教，大家对「**投资**」与「**投机**」（我实在看不出两者有甚么不同！）并没有本质上的反感，只要「不过分」云云，就大家都十分受落。即使在所谓「金融海啸」之后，我听见的「信息」，绝大多数不是对「投机行为」的谴责，而是对「投机失利」的「安慰」，甚至是对「投机策略」的「提醒」（譬如照「炒」但不要「炒」太大之类）！事实上，为数不少的教会或宗派，自己也有去投资甚么股票或基金之类，自己也「炒埋一份」，自然不会「反感」！但是，回到经文的上下文，看看传道者说这些话时的背景、前提和心境，我们就发现传道者并不是说得这么「从容」和「自然」的：

^{11:1} 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，因为日久必能得着。² 你要分给七人，或分给八人，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甚么灾祸临到地上。³ 云若满了雨，就必倾倒在地下。树若向南倒，或向北倒，树倒在何处，就存在何处。⁴ 看风的，必不撒种；望云的，必不收割。⁵ 风从何道来，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，你尚且不得知道；这样，行万事之上帝的作为，你更不得知道。⁶ 早晨要撒你的种，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；或是早撒的，或是晚撒的，或是两样都好。

传道者说这些教训时的心境是十分苍凉的，他深深明白甚么是「**天命难违**」——「云若满了雨，就必倾倒在地下。树若向南倒，或向北倒，树倒在何处，就存在何处」，这些都是人力无法改变的定理或事实，同时又晓得甚么是「**天意难知**」——「风从何道来，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，你尚且不得知道；这样，行万事之上帝的作为，你更不得知道」，这些都是人智所不能知道的事理或命定。总之，人有霎时祸福，百般无奈，为「生」计，你就不能不做一点看似狡诈的「两手准备」，以防万一了。

不过，大家一定要明白，这种貌似「投机」的行为绝对不是「没有信心」的表现，倒是「有信心」的表现，就是明白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人，不自信自恃自己能掌控生命与际遇的「谦卑」表现。留意，传道者这种「大智若狡」的智慧缘出于「**信**」——承认人的限制、无知与无能，与今天坊间的「心理学」或「成功神学」所提倡的，建基于人妄图操控结果的自恃自信——即「**不信**」——的狡诈（投机取巧）行为，完全是两码子事，绝不可以混为一谈。

结语、请不要忘记「幽默」

我们知道，人类的罪始自始祖吃「分别善恶果」——智慧果。即是，罪恶竟是由人的「**追求智慧**」开始。所以，要得救，就必须反其道而行，走上某种「**弃绝智慧**」的道路——信。信就是不再妄图自我判断，而上帝说一句，就信一句，跟一句。不过，这种「上帝说一句，就信一句，跟一句」的信心——真智慧，我们如果欠缺「**幽默感**」，就很容易将它简化甚至曲解为「教条主义」，完全妄顾现实环境，死心眼地执着字面死干硬拼。结果，若不是「过早殉道」，就是弄巧反拙，因看见其道不行就走向世界，爽性放弃信仰了。

传道者却告诉我们，日光之下的最高智慧，即大智若愚的「**第三类智慧**」，既不「凝滞」于世界，亦不「抽离」于世界；它最终要领我们回归天家，却又先踏足于人间。它高超，但亦看似平凡，甚至庸俗；它出于超凡脱俗的「大智」，但自甘于低微鄙俗的「若愚」。它不贪求外表上的「一尘不染」，只求内心里的「光明磊落」——就是在人间「见步行步」地践行基督真理，不贪多务得，不妄图救世，不高言大志，不矫情造作，做得一些得一些，救得一个得一个，安分于点滴耕耘，满足于点滴成就。

最后，必得补充一点，就是单看表面，「第三类智慧」的确有点「邪门」，不似得「牧师」在讲台上讲的，或是「学者」在论文里发表的那么「纯一不杂」或「论证严明」，不小心理解和应用的话，的确有「走火入魔」的可能。但这是迫不得已的，因为传道者讲的不是「虚悬半空」的「教义学理」，而是要落实人间的「**生存智慧**」——即是既要让人生存，也要让真理生存的「实用智慧」。传道者所关怀的不是「一字不差」的信仰理念，而是即使「七折八扣」但毕竟能够落地的仰信实践。为此，就不得不因应这个「人间平台」，以至有若干「大智若愚」、「大智若逸」、「大智若鄙」、「大智若狡」等等的表现。

对于传道者这些带点「邪气」和「偏门」的教导，大家一定要有足够「**幽默感**」来领略，就是传道者只是叫你「若（好象）」而已，都是无可奈何、迫不得已而为之的，不是叫你真的变成「愚蠢」、「安逸」、「卑鄙」和「狡诈」。当然，就连我自己也担心大家会不会「**弄假成真**」——初而「大智若愚」，后来却是「**大智成愚**」！灵巧「像」蛇却灵巧得过了头，最后变成了真的「蛇」（撒但门徒）！正是看医生也要完成整个「疗程」，大家一定要听完下一篇道，就是《传道书》的最后一讲——《**天上人间**》，好可以在变幻莫测的世事和随机随遇的应对之中，仍有个永远不变的「**信仰之锚**」——万变而不离其宗！